

徐州市文史資料輯



第四輯



1.43/03

徐州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徐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八五年元月

目 录

- 徐州光复前后 韩席筹 韩范山遗作 (1)
- 辛亥革命前后徐州教育事业发展简况 王祥甫 (13)
- 北伐军二进徐州记实 胡云青 (23)
- 回忆张勋兵变 夏世辅口述 赵耀煌整理 (30)
- 马可的青少年时代 郑培心 (33)
- 传播中华医术的使者——张宗震 林世炘 (38)
- 张大烈事略 张兆新 (42)
- 保卫徐州电厂记要 张士骐口述 殷德新整理 (48)
- 花园饭店 董玉岭 赵耀煌整理 (63)
- 徐州西服业的发展经过——亚东洋服店的前前后后
..... 吴永敏等口述 沈华甫整理 (69)
- 徐州天成百货公司 苗述升 (77)
- 徐州烹饪史话 (续二) 胡德荣 (80)
- 少帅府内侍卫琐记 (续) 刘锐口述 王法明整理 (86)
- 回忆我在冯玉祥身边作随员的时候
..... 赵迪生口述 赵耀煌整理 (106)

徐州光复前后

韩席筹 韩范山遗作

前 言

徐州位于苏、皖、鲁、豫四省之交，绾毂南北、控制东西，自昔称为军事要地。从楚汉六朝以来，南北战争每以徐州之得失为胜败之关键。稽之往史，无役不然。所以南方称徐州为“北门锁钥”，北方号徐州为“南国重镇”，盖因其位居南北之衡和其然形势所致，因而成为中州的军事重镇之一。当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各省响应，在短短的四个月革命过程中，北伐军即光复了徐州，控制了南北东西的一个咽喉重地。满清政府鉴于大势已去，全国人民反对帝制，倾向共和，乃宣告退位，于是辛亥革命的军事斗争就此告一段落。由此可见，徐州在军事上的得失，殊关系到全国的局势。因此，徐州光复在辛亥革命史上确占了重要的一页。兹根据当时目睹事实和地方耆老的回忆，把军事、政治、经济以及人民生活情况略述如次，以备将来编纂地方史的参考：

(一) 军事

辛亥革命前徐州的军事情况

自甲午(1894)中日战争后，满清政府鉴于中国陆海军的羸败，知非改革不能立国，乃仿日本陆军制度，拟创立陆军三十六镇(师)，分布于各行省重要地区，以资防卫。但当时仅成立十个镇及十余个混成协(旅)。驻江苏的计有清江的陆军第十三混成协，驻苏州的第二十三混成协和驻南京的第九镇，当时称为新军。其余各地方维持治安的多系老防营。这些防营先后驻徐州的计有：姜桂题的老毅军，刘传铭的铭军，及花、红旗，袁字营、凤字营等。他们可以随时调动，不限于一个地区。其实质多系有名无实，每营至多不过二百多人，既无军事教育，又缺乏训练；而枪械亦极陈腐，所用的步枪，多系“大洋装”和“单打一”，间亦有用“九响毛瑟”者。及武昌起义之后，调徐州防军协防江宁，始发给“六五”和“七九”步枪。因此，这些老防军毫无作战实力，不过徒拥虚名而已。

清江兵变对徐州之影响

清江陆军第十三协，有两个步兵标(团)辅以炮、骑、工、辎各种部队，也系准备编成镇者。但由于陆军人才缺乏和经济拮据，且因武昌起义，致仅成一个混成协。十三协新军受到新的教育，颇具有民族观念。在辛亥年九月，受武汉革命的影响，都跃跃欲试，以推翻满清为目的。但因无人领导起义，遂于是月全协哗变。

先是徐州人徐占凤充任该协协统（旅长），因事被满清军事当局撤职，回家闲居。该协士官目兵对此极为不满，也是酿成事变原因之一。而且该协士兵多系徐属人，故于事变后，大部分携带全副武装来徐，投奔前协统徐占凤。徐州军事当局侦知变兵整队北上，惊慌失措，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局面，乃怂恿地方各界公推徐占凤为该军司令，出面收容改编，借以弥息风波。该军到徐后，即改变为“徐防新军”。后来张勋败退徐州，将该军编入他的“江防军”，而徐占凤又被解职家居。

江防军的哗变和焚掠

自苏、浙、沪联军光复南京后，江防军统帅张勋即率领残部，向徐州溃退，复于蚌埠、固镇两地经革命军之追击，损伤益巨，乃于旧历十月十五日窜抵徐州。下车后即张贴安民布告，我到现在还记其大略：“奉命旋师，来平徐匪，本军军纪严明，沿途所经，秋毫无犯。仰尔商民人等各安生业，勿得轻听谣言，妄滋事端。如有等情，一经查出，定即按律治罪，勿谓言之不预也。”此示一出，有识之士，多嗤之以鼻，知其说谎话。因为该军素无纪律，蛮横骄傲，经常劫掠，在宁劫掠之惨，大家早已洞悉。果于旧历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以革命军日渐迫近，知大势已去，遂大哗变，把徐州四关和近郊、坝子街等处抢劫一空。尤其南关的上街（即彭城路）、马市街、笆子街（道平路）、下街（三民街）等商业精华地区，于洗劫之后，复付之一炬，商民损失，不可数计。及二十五夜，复大举抢掠。他们于抢劫后乃回营归队，行若无事，而其官长也视为故常，绝不加以责罚。徐州人自

经这两次浩劫，对张勋恨之入骨。这时清帝已宣布退位，而且粤、浦、淮三路北伐军已迫近徐州，张勋遂率残部，狼狈北逃兗州。

光复徐州之经过

革命军光复南京后，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十七省的代表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当时革命政府既已成立，但满清政府中的顽固派仍阻和议，致南北议和在上海迁延不决，乃决议北伐。以林述庆为北伐军总司令，统率粤、浦、淮三军北上。中路为粤军，司令林震（属姚雨平部），沿津浦线北上；右路为浦军、镇军，司令为葛应龙，经扬州北进；左路为淮泗讨虏军，司令陈干，自寿州经正阳关、睢溪、肖县，三路均以徐州为目标。然后会师北上。夏历辛亥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伐军前锋至三堡车站（距徐州十五公里），地方各界遂公推韩志正、徐香九、梁惺初三人为代表，潜往欢迎。张勋闻之即北窜兗州，革命军入城后，即跟踪追击，至韩庄（在苏鲁交界，距徐州五十公里）车站，适清帝退位，北南统一，于是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乃告一段落。（按来徐的革命军，尚有林述庆的一部分镇军，镇浦两军的司令有的说是郑为成，粤军司令为刘逸侠，以年久不能记清。在军纪方面：以粤、浦、镇军为最好，淮泗军入城后，每夜晚即零零星星在僻巷抢劫和奸淫，致市民日夜不敢开门。当时上海《申报》曾载有这两句话：“淮上军之恶劣，亦不能代为之讳”等语。因该军多系陈干在皖北一带招抚的土匪，其本质素坏，致招人民怨恨。）

光复后军队的整编

自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徐属各县人民，亦闻风兴起，因而武装部队，遍地皆是，多者一两千人，少者数十人，但缺乏统一领导，致呈现散漫混乱现象。在反动统治阶级看来，以为这些部队，志在推倒官府，所以概名之为土匪。如经分析起来，大半都是富有革命性的；但也有少数分子，乘机而起，借以攫夺权利，从中篡夺革命果实；也有纠集地方坏人，抢劫农民的牲畜、衣物、食粮，因而四乡农村呈混乱状态。徐州光复后，军事当局即从事收编、招抚、淘汰。计当时最有实力的如王金韶（即王金妮）、褚玉璞、杨相臣、辛传朋、超凡和尚等部，分别编入各军。王金韶编入淮军；褚玉璞编为第九师（后改为第三师）巡缉马营；杨相臣等编入浦军，此地方部队整编的大概情况。

1912年春，粤军复员，经南京调回广东；淮军则全体遣散；浦军和镇军改编为陆军第九师，由郑为成任师长，是年秋改为陆军第三师，由冷遹（黎秋）任师长，分驻徐属各县，维持地方治安。

讨袁的失败

袁世凯久蓄异谋，想完全消灭南方革命军的势力，以实现统治全国和称帝之迷梦，因而在一九一三年春即密派北军南下。及宋案发生，其阴谋完全暴露于国人，于是函电分驰，声讨致讨。袁氏阴谋益亟，除派北军南下外，并向英国借款两千五百万镑，充作对付民军的经费。当时革命军的领导人及其根据地是：陈其美在沪，黄兴在南京，冷遹在徐州，都

是属于江苏方面的；柏文蔚在皖，李烈钧在赣，胡汉民、陈炯明在粤、谭延闿在湘，孙道仁在闽，蔡锷在滇，唐继尧在黔，尹昌衡在川。及讨袁军兴，他们虽一致共谋倒袁，通电宣布独立，但是到了苏、赣、皖、粤战事爆发，而湘、闽、川、黔等省都按兵不动，意存观望。由于讨袁各方的军事不团结，指挥不统一，卒致失致。

袁世凯进攻民军的布置是：以李纯的第六师入赣，龙济光的振武军入粤，倪嗣冲的安武军对皖，郑汝成通沪，并以冯国璋的第二军和张勋的定武军为主力，进犯徐州以窥南京。一九一三年七月民，党方面以袁世凯反动真相毕露，逆迹昭著，并且已收赣替李烈钧，收皖替柏文蔚，于是孙中山先生在沪召集首脑会议：决以黄兴为讨袁军总司令，宣布袁世凯叛国罪状。即令驻徐州的第二师师长冷遹率部北进，集中利国驿、韩庄一带掩护徐州，以便大军得以陆续集结。不料该师将士激昂，刚到运河，不待进攻命令，即向北军进攻，拟进取兗州攻略济南。血战五日，卒以众寡悬殊，因而不得不向南撤退。南京的卫戍团虽已开到增援，然已不及。于是徐州遂陷于冯、张之手。同时沪、粤、赣、皖的讨袁军亦告失败。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以军事失败，遂即下野。但是南京的一、八两师愤袁摧残革命，背叛民国，不甘失败，乃公推何海鸣为总指挥，继续作战，隔江与冯军炮战，相持十余日。适张勋部经清江、扬州渡江，自镇江进攻南京，致南京两面受敌，终以弹尽援绝，孤城难守，遂告陷落。至此讨袁军全部失致，而辛亥革命阶段，亦至此结束。

先是张勋到徐州后，即向其部下讲话。“我军如果攻克南京，三天决不点名，任尔等自由行动。”于是辫子兵人人

欢喜，跃跃欲试。及入南京城后，大肆抢劫，奸污妇女，南京被其蹂躏的惨状，实难罄书。

总观徐州在辛亥革命时期，备受炮火、抢劫、焚烧、征发等等的摧残，以致商业凋蔽，市景萧条，农村田园荒芜，十室九空。破坏徐州最厉害的就是张勋的辫子兵。从一九一二年夏至一九一三年夏，由于冷遹所部的第三师纪律严明，徐州人民得以将息了一年。自癸丑（1913）讨袁失败后，张勋卷土重来，人民复被辫帅压迫剥削，肆意践踏，直到他复灭失败为止，但其余孽又盘踞了数年，始被消灭干净。

（二）政 治

光复前徐州的假独立

武昌起义后，各省各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这些独立的省份和大城市，多数是主张民族革命，树立共和政体；可是也有两面派，阴持两端，以观风色，谁胜属谁；也有表面宣布独立，免被革命洪流所冲击，以防失去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内心还是忠于清室的，如苏北的蒋雁行虽称独立，实际上是首鼠两端的所谓“蝙蝠派”。清江十三协兵变后，由徐占风成立徐防新军。徐州地方官绅以环境形势紧张，经过多次会议，居然也宣布成立“军政府”，公推肖县绅士段书云（字少沧，曾任广东琼崖道等职）为政务总长，徐海道林开谟为民政长，徐占风为军政长，地方绅士张佐卿（字羿廷，清举人）为财政长。未几，张勋退驻徐州，这个组织就无形消失了。当张勋在南京被苏、浙、沪联军击垮后，渡江北窜，本由东路之浦、镇两军自扬州经六合直趋淮关，准备

截击，及到达时，张之大部已经越过。迨经至蚌埠、固镇两地，复被革命军邀击，张军已成惊弓之鸟，仅有五列车北进，张本人在第四列车上。及到徐州东站，张本不准备下车，适地方官绅闻讯往迎，张询以地方情况，他们对以“安靖”，于地方独立一事只字未敢提及。张逆因而放心进城驻扎。前三列车已越过徐州，复行去电追回。张逆收集残部，蹂躏徐州人民自此开始。当时徐州的官绅倘对张说，徐州各界同意革命，独立政府已经成立，徐防新军如何坚强；或者不去迎接，经派新军埋伏邀击，则狼狈的张勋，势必鼠窜兗州。由此可见，徐州人民遭到几次浩劫，张勋之罪固不容恕，而推原祸始，实由地方官绅忠心清室，虚伪独立有以酿成之。

政治制度的改革

清末的政治制度，省以下设有省府和直隶州，府以下辖若干县，专理民政。徐州辖八县，由知府总其成，县以下设若干乡，乡以下设若干村。此外设有徐州镇总兵，专管军政，维持地方治安，又设河漕盐驿兵备道专管河防、漕运、盐政、交通等项事务。两者职权均在知府之上，划分权限，各司其事。光复后，南京临时政府根据临时约法，首先颁布政治制度，废除镇、道、府制，每县设民政长一人，专理民政和税收、司法等事务（后来司法独立，不由民政长兼理）。从前徐州府为铜山县，府治既已废除，铜山县和各县均为行政的基本单位。署内设民政长一人，下为总务课、主计课、教育课、司法课、警备课、实业课，课长各一人。课下设若干科。及司法独立后，警察也另设专局，

遂并各课为一、二、三科，而民政长改称县知事，直隶于江苏省政府。县以下划分为六市十二乡。即大彭、马坡、敬安、柳泉、单集、房村六个市，黄集、毛庄、板桥、大吴、汴塘、宝光、棠梨、榆庄、汉王、车村、郝村、佟村十二个乡。

自徐州光复至讨袁失败，仅仅才一年半，无论县和市乡，在政治方面尚有一些共和政体的风范。讨袁失败后，地方陷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各级政府遂形成了专制独裁，一如晚清的状态。铜山县的民政长在革命军入城后，即由地方各界临时推选韩志正充任。讨袁失败，张勋再据徐州，因为韩欢迎民军，又充任民政长，必得而甘心。幸事前闻悉，乃连夜北走京师以避祸。韩任民政长六月即行离去，由省委任袁良干接任。翌年讨袁失败，袁良干随军南下，地方各界公推民政长公署科员王少华代理民政长职务，维持地方秩序，张勋部队入城，需索物质，威逼打骂，凌辱备至，王始终不屈，坠楼自杀。后来地方各界以其不惜牺牲，爱护徐州人民，将旧县署街改名为“少华街”，以资永久纪念。

光复后不久，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制度。以立法来说，铜山县设有参议会，计参议员五人，县议会议员二十八人，其名额的分配，计每市二人，每乡一人，是由各市各乡选举的，县议会议决的案件，经参议会通过，交由民政长施行。各市乡亦设有市乡议会，议决案件交由市乡董执行。司法方面：于一九一二年三月成立地方检查厅和地方审判厅，专办司法案件。

(三) 经 济

田 赋 的 征 收

光复后的田赋征额和经征办法，仍沿清末制度，每年分两忙（上忙，下忙）一漕（漕米），有遇着特别急需，就增加亩捐，或称附加税。城市和乡间的大地主与官府有勾结，大半不缴纳田赋，即令有交纳的，为数也极少。因为每年征收田赋有定额，开始征收，总检小户催要，一经满足定额即行停止。所以说交纳田赋的只是中小地主和农民。田赋属于国课，照规定应上缴省厅，但是省厅补助地方的经费，准许地方照补助额数，于经征的忙漕项下截留。

地 方 经 费

在徐州光复以后，地方经费多承前清之原有制度，杂捐名目，尚不繁多。除省发补助经费外，各地方行政、教育、部队饷项、建设等所需费用，多系征收房铺捐，学田租、牙税、厘金等项，不足时即于田赋项下征收亩捐，或向地方绅商劝募。例如建设项，当时既无此名目，也未规定专款，有需要时即向民间摊派。如兴修某一街道或某条小巷的街面，预算需款若干（当时的工程多采用投标制），其经费完全由沿路商店或住户按照经济情况认捐。每年修治下水道也用这种办法。其他建设事业，可以类推。以上是辛亥革命后的情况，以后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苛捐杂税的名目就繁多了。

在农村方面：由于地方不靖，治安难以维持，各市乡均组织民团，最多者一、二百人，少者四、五十人，数目不等，

除所用枪枝由富户备价向县申请购领，借给民团使用外，其每月经常饷项，则按亩摊捐，以作基本经费。至征收办法，系由市、乡董提交市、乡议会讨论通过，呈县备案后施行。

人 民 生 活

辛亥革命期间，徐州城市由于张勋所属的辫子兵几次焚烧抢掠，商品损失难以数计，因而元气大伤，人民生活倍觉艰苦。幸而物价尚无甚波动，一般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尚易谋生。农村方面，因为萑苻不靖，且以军队复杂，出出骚扰，以致闾阎凋敝，十室九空，农业生产因而降低。自一九一二年夏，由于冷遹接防徐州，整顿地方部队，申明军纪，绥靖地方，无论城、乡的社会经济，都大有好转，而生产力也逐渐发展。至翌年夏，讨袁失败，徐州从此陷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社会的黑暗和经济的枯竭，遂不可言状。

币 制 情 况

在清末时期，无论行政、军事、商业等费用收支，在光绪初年都以现银流通，如兵饷以银几两几为单位，后来大多改用制币或铜元。民国初元虽仍其旧，但亦逐渐改用洋码。当时所用的银元有北洋、南洋、湖北、广东、四川等处造币厂所造的一元银币或角币，后来亦称它们为龙洋、间亦有鹰洋、站人、本洋等银币。但市场上和社会上交易多用钱码。货币流行者，除银币外，大多系一文的制钱和当十的铜元。此外更有所谓纸币者，充满民间和集市，都是私营钱庄所印发。发行最多的如“锦丰庆”、“善同庆”、(树×成)等家。他们的票号基金很少，往往发生挤兑风潮。社会上称之为

“票号抢险”，政府虽派警到场弹压，但也不能维持。等到他们宣布倒闭，政府不得不严令收回，或者提案押追，结果变产收回的也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则散存于人民手中，成为废纸。出票的人，到了无法时，只要向官厅行贿，也就不被追究了，结果是统治阶级发财，人民受苦。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唾骂他们是“片纸生息，坑骗百姓”。

辛亥革命前后

徐州教育事业发展简况

王祥甫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经过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各地教育事业开始进行了由私塾到学堂，由学堂而学校的改良和改革。徐州的教育事业，在当时各界先进人士的倡导和支持下，也有相当的发展变化。现将徐州辛亥革命前后至抗日战争以前的教育情况摘要介绍如下：

一九〇六年（光绪卅二年）秋，徐州道台袁海观（大化），会同徐州府台桂中行（履真）创办“徐州师范学堂”，堂址在卫衙门内二堂后西院。（现在青年路公园巷小学）。学制三年毕业。招收徐属八县学生入学，第一期三十人。食宿均在堂内，每年每人发给棉、单体操服各一套，每月每人发稿火（晚间上灯书）费一千文。学堂监督（校长）祁世倬（汉云），学监（教导主任）韩元方（志正），从上海请来张祖言先生授英文（兼授设于云龙山北麓的铜山县官绅高等小学堂的英文），立一年合同，年薪纹银一千二百两。并请周仲穆先生（辛亥革命后被张勋杀害的革命先烈）授时文。（废八股讲国内外文学）。现居本市三中九十高龄的教育界前辈徐毓生老师的哥哥徐传珍是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徐毓生（传瑞）一九一〇年在该学堂附小上学。辛亥革命后徐州师范学堂停

办一年，一九一三年一月在原址改建为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至一九二七年先后达十四年之久。历任校长为刘仁航，李××，郑为霖，张鸿业，陆裕楠（音楠），王小泉，冯策，李荫堂。“七师”为当时徐州的最高学府，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如郭子化、全菊圃、徐毓生、王继述、王子云等等。一九二七年四、五月到同年底因北伐战争停课。一九二八年初与徐州十中合并，改为中央大学区区立徐州中学，直至徐州沦陷。第一任校长陈兆恒，第一期学生有陈理真、张光中、仇广汉等。该校分高、初中两部，高中部附设师范班。

一九〇六年在徐州师范学堂成立的同时，又建立了一所徐州中学。校址在察院东偏院（现在中山堂一带），监督王琴堂，学监曹寿铭，每月发给每一学生稿火费五百文。

一九〇七年，徐州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韩元方先生携长女韩中英赴日本留学，在日会见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一九〇八年回徐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其女儿共办坤成女学堂，由韩中英任堂长，堂址在县署街路北东岳庙内，（现在少华街小学），这是徐州的第一所女学，开徐州女学之先，成就了不少妇女人才。解放前长期任徐女师附小（现祠堂巷小学）校长的陈璞如老师即是该堂现居本市的唯一学生。辛亥革命后停办。一九一四年在原址改建为铜山县第二女子高等小学，校长韩夏英（韩元方次女）一九二七年因北伐战争停办，一九二八年在原址改建为少华街小学校。

一九一二年三月，福建督军李厚基（丰县人）的参谋长周子丹趁春节回徐探亲之际在今人民公园北市府宿舍南楼一带，创办“青年学社”，招收本市学生三四百人，设中、小学两部份，讲形势，学识字，共学习两个多月。五月由张明